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文丛

丝路苍狼

——西域民间狼文学 叙事研究

刘振伟 著

学苑出版社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文丛

丝路苍狼

——西域民间狼文学叙事研究

刘振伟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丝路苍狼 : 西域民间狼文学叙事研究 / 刘振伟著 . —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077-4911-3

I . ①丝… II . ①刘… III . ①西域—文学研究 IV . ① I209.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0833 号

出 版 人 : 孟 白

责任编辑 : 魏 桦、刘 丰

出版发行 :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 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 xueyuanpress@163.com

销售电话 : 010-67601101 (营销部)、67603091 (总编室)

印 刷 厂 :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 : 787×1092 1/16

印 张 : 14.25

字 数 : 15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68.00 元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文丛》编委会

主 编 周 珊

编 委 拜斯尔·阿不力米提 王佑夫 王星汉

许征 栾睿 舍敦扎布 陶·宝力格

宝音达 曼拜特·吐尔地 伊克巴尔·吐尔逊

李志忠 巴特 徐军华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文丛》总序

此时，我正背靠天山、沐浴阳光，坐在新疆师范大学搬迁后的温泉校区办公室里，捧读刘振伟博士的《丝路苍狼——西域民间狼文学叙事研究》，这是学院2014年春启动《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文丛》工作以来第一部交稿的著作，心情是格外灿烂。

作为文学院的年轻院长，很是遗憾，我没有数据说明文学院，准确地说文学院前身——中文系第一位引进的博士是谁。但我知道我们早年诸多优秀的博士已调任他岗，多位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如北京大学的朱玉麒教授、中国传播大学的邢欣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马丽蓉教授等等。恕我不周，我无法尽数、详细地介绍虽调离学校但仍心系我们的敬爱的师长们。目前在岗的博士们有已成为专业领域内的领军人物，如从事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研究的伊克巴尔·吐尔逊博士、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的刘振伟博士等；有专业领域内快速成长的新秀，如新疆少数民族文论研究的宋晓云博士，突厥语语言与文献研究的玛丽亚木·买买吐尔逊博士、木卡达斯·米尔扎博士，西域典籍文献研究的姚晓菲博士、周燕玲博士、吴华峰博士、夏国强博士，民俗研究的巴特博士，新疆文学及电影叙事研究的王玉博士、沈维琼博士等。在学校人才引进与师资队伍建设政策的大

力支持下，文学院近几年的博士数量已从个位数增长至 30 位，这可喜的数字展现的是文学院学科发展的人才积累，文学院学术特色研究的良好团队，文学院长远进步的灿烂未来！

学院有出版学术集刊的优秀传统，如纪念中文系重要事件而出版的《出岫集》《雪鸿集》《传薪集》《聚沙集》，纪念老教授寿辰或从教周年纪念的《力耕集》《求索集》《拓荒集》，以及平台建设专刊《西域文学与文化论丛》《西域历史与文献论丛》等等。《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文丛》是以个人研究专著的形式出版，实现年轻教师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与展示，完成学院学科建设成果的汇报与交流。

周 珊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2015 年 3 月 16 日

序

2015 年正值《狼图腾》正式上映，学术界又掀起了不大不小的狼文化讨论热之际，刘振伟博士将此书稿交付于我，希望我为之作序。

我知道他不是赶热闹。早在 2006 年，他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做的毕业论文《丝绸之路神话研究》中便辟有专章，对西域狼文学做出了一定的解析。此后回校任教，历经多年，他却一直对西域民间文学情有独钟，本书算是他这些年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吧。

狼祖神话是研究西域的学者颇爱提及的话题，但大多均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的注脚，或者作为宗教学说明西域原始宗教信仰的例证。本书对此亦有涉及。但本书在这些现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运用“历史本相”与“历史表象”相互关联的观点，将西域民间关于狼的文学叙事——从狼祖神话到英雄史诗再到狼故事——有意识地进行链接，提出这些“叙事表象”背后，同样存在着“叙事本相”，而“叙事本相”则与“历史本相”息息相关。这就使其脱离了对狼祖神话的泛泛而谈，从而将其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还有一些观点也是极具启发的。比如书中认为，狼祖叙事与英雄史诗叙事主要是空间性的，其缘由在于游牧族群对于生存空间的重视：他

们逐水草而居，是所谓的“行国”，游牧空间的大小与丰瘠将直接决定族群力量的强弱，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矛盾，多由此引发。狼祖叙事和英雄史诗中，多是描述英雄祖先如何征战，攻占一个又一个的地方，以此带领族群走向强盛。所以，力量与打破旧格局、获得新空间是关于游牧叙事恒定的关键词。而定居民族由于其生存的空间相对固定，且一般是占据了适宜生存的地方，空间对其生存的影响不如游牧生活那么迫切。于是，凝神如何度过此生的问题，面对现实的苦难，专注于解决之道的思索，是适于定居族群的宗教叙事，或者是定居族群中产生的圣者与贤人创造的叙事，多是在对人类现世生存做出的心灵诊断，并借此提出解决策略与方案。秩序与规矩是定居民族叙事的关键词，智慧与经验成为定居族群传承的突出要素，而以力量、打破为特征的狼祖叙事自然会受到排斥，或者被改造，或者被摒弃。民间故事则由于是百姓自我心声的表达，更加关注的是生存层面的所需以及欲望的满足，在叙事中则体现为集中关注衣食住行所需的生存资料的获得，对公平公正环境的渴望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渴求。所以在西域狼故事中，食物成为狼与各种动物包括人发生矛盾的主要动因。这些观点，无不灵光闪动。

这是振伟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在此送上我诚挚的春天祝福！

王佑夫

2015年3月10日

前 言

本书无意提出什么理论，但为方便后面的行文，想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对“叙事”的理解。

“叙事”至少应该包括“叙”与“事”两个层面，其中，“叙”是手段、是方法，“事”是本质、是目的。我们所说的“事”，并不单纯指每天都在发生的、偶然的、随机的历史事件，而是那些体现着人类与世界的存在规律、缔结着生存真理、能够揭示出更高的生存真实的事件。例如生老病死的生存历程，在这个生存历程中所经历的爱恨情仇、恐惧、敬畏等情感，和经验等基本生存体验以及要遭遇到的基本的生存境遇。这些事件，以个体而言，虽无一定的模式可循，但它们却构成了人世生存最为基本的程序，成为人类生存的原型事件，人们世代或多或少地重复着这些生命与生存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不论人类的历史进程如何日新月异，个别事件如何层出不穷，生活表象如何丰富多彩，但从根本上说，人类生存的原型事件，却永远是在原初就已经形成的各类事件，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不过是对这些原型事件的一版再版或是修改演绎，也正因为这些反复，人类才得以累积经验、构筑传统。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单调。对这些原型事件的表达就构成了“叙”的层面。“事”的层面

众生皆有，而“叙”的能力却只为人所独专，所以“叙”的层面总是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技术条件的改进、生存视野的开拓而不断变化。叙事手段、叙事方式、叙事技巧、叙事规模、程式也总在不停地变化，但与“事”的层面对应的是，那些最先形成的叙述，它的结构、功能、原则也总对后来产生的叙述产生着影响，遂形成种种叙事原型，也就是后文我称之为“叙事本相”的东西。那些对原型事件最先的叙述我们称之为元叙述，以后不论叙事如何发展，如何多样，也都是元叙述在某种程度上的变化和发展而已，可以被视作增生叙事，即所谓“叙事表象”。“叙事表象”与“叙事本相”总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因为叙事，也就是讲故事，是人类的本能。

此外，尚有必要对本文中“西域”所指范围进行说明。

按传统的分法，西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西域包括今新疆地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和帕米尔地区；广义西域则泛指通过狭义区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中亚、西亚、印度、东欧和北非广大区域^①。本书所指西域，主要指新疆地区^②，但考虑到东北、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与新疆地域、文化上的相互通联，交错影响，以及它们作为北方民族的共同体而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各民族的游动、迁移更是将这些区域连成一个整

① 余太山、陈高华、谢方主编：《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5、96页。

② 本书在论及西域神话的时候，也指限定在新疆诸民族中流播的神话。

体，^①这决定了我们的西域神话“地理”，不可能绕开这些地区。从文化的角度讲，西域文化乃是整个北方古文化圈的一部分，我们在研究西域神话的时候，必须将上述地区的神话纳入视野之中，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完整，同样，那些虽属于域外，但在文化上与西域地区紧密相连的地区的神话，也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日本人羽田亨指出，西域大体上相当于亚细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尽管这些地方相互间存在各种差别，但作为一个整体——中亚细亚，来研究其文化发展的历史，不但是可行的，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并且，由于历史上的复杂现象，常常要求在地理上超出这一范围，况且西域史的一半意义尚在于其与周围诸国的关系，所以在他看来，叙述上或从中国内地入手，或涉及波斯和蒙古，是自然的事情。^②因此，我们的目光将聚焦在从中国的东北部一直延伸到西方匈牙利的欧亚大草原上，而欧亚大草原的东段，即从蒙古高原至葱岭的广大区域的神话则与西域神话具有更近的亲缘关系。然而，通过地域的限定——即使对该地域的界限并不十分确定，始终处于游移的状态之中——来精确地描述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这本身是一种奢望，因为在西域大地上，并没有一个

① 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民族文化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页：“根据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在其构成北方文化系统的历史进程中，应该说构成了与农业文化区系相对峙的草原游牧文化圈，而这个草原文化圈因自然、地理、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可划分若干相互联系又有差异的地区文化圈：如东北亚文化圈（包括东北三省、内蒙古东北部和西北部）；海岱文化圈（包括渤海湾、山东半岛、河北北部及京、津地区）；蒙古高原文化圈（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黄土高原文化圈（包括甘肃、青海、新疆以及古西域地区）。北方古文化圈之间相互叠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与中原农业文化圈不断地发生接触、汇合、交流与融合，这两大文化圈的并峙、交流与融合，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华文化，并给世界文化以重大影响。”

② [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西域文化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族群，会老实地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待我们去解剖。所以，书中所指的西域，是随着西域族群生存的范围变化而有盈缩、变化的弹性概念，接近学者高永久所用的“西域”所指区域范围，即以葱岭为中心的两部分地区——现在的新疆与中亚地区，^①在行文中，根据行文范围也会有所扩大。

狼在西域，留下了赫赫声名。关于它的各种叙事，在西域各民族间蔚为大观。将流传于西域的各种关于狼的叙事与西域历史进程进行链接，探讨叙事与历史之间的重重关联，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因此，在很多情况下，笔者将游离于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找寻虚构与现实之间的通道，从这个角度讲，本书纯粹是个人旨趣的产物，所以还恳请严肃的学者们不要以考古学的眼光来考量它。

本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域神话研究》（10BZW110）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新疆民间文学的国家与民族认同研究》（XJEDU040210A01）阶段性成果。

① 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目 录

第一章 西域狼祖神话 / 1

第一节 狼祖神话链 / 1

第二节 “历史本相”与西域狼祖神话链 / 11

第三节 西域狼祖神话链串析 / 18

第四节 狼祖神话族属析疑 / 23

第五节 狼祖叙事生成探略 / 28

第六节 西域神话叙事的时空意识 / 37

第二章 当狼祖遭遇他者 / 51

第一节 苍天与狼 / 51

第二节 神树与狼 / 62

第三节 神话与生存选择 / 72

第三章 狼人英雄 / 84

第一节 英雄时代与西域史诗 / 85

第二节 西域狼祖叙事在史诗中的多重演变 / 90

第三节 狼祖形象转变的背后 / 101

第四章 狼神的没落 / 118

第一节 世俗英雄与文化英雄 / 118

第二节 西域文化英雄 / 128

第三节 被驱逐的狼神 / 140

第五章 狼神远遁 / 150

第一节 西域狼女 / 151

第二节 正面形象 / 163

第三节 负面形象 / 168

第四节 神、话分离 / 190

主要参考文献 / 202

后记 / 213

第一章 西域狼祖神话

在所有时代中，在任何情况下，整个世界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人类的神话无不繁荣兴旺；对于人类物质和精神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成果来说，这些神话一直是活的灵感。把神话说成是无穷无尽的宇宙力量诸如人类文化现象的孔道也绝非言过其实。原始的和历史上的人类的宗教、哲学、艺术、社会形式、科学技术的主要发明，使人不得安眠的梦，全都产生于基本的神话魔法指环。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①

第一节 狼祖神话链

我国对西域狼祖神话较为详细的记载，始于《史记》，此后版本迭出，蔚为大观，韩儒林曾撰文：

《史记》、《汉书》之狼，为乌孙王子之哺乳之神兽。在《魏书》则变为

^① 约瑟夫·坎贝尔著，张承膜译：《千面英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页。

突厥之始祖母，在《周书》则为始祖父。至《乌护汗史诗》，始言其色，为领导突厥英雄乌护汗征服世界之神兽。《元朝秘史》亦称其始祖为苍狼，及接受临近民族之文化，始祖苍狼始一变为亚当之子孙，或玛哈萨玛迪兰咱之苗裔。^①

韩氏对西域狼祖神话纵向传递历程的概括，甚为精当。若我们结合20世纪搜集到的在柯尔克孜、哈萨克民间流传的狼祖神话，就能清晰地看到，狼祖神话在西域的这种扩张，既有时间上的绵延，又含空间上的拓展，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文本链条。

另一个维度：如果以“英雄被抛弃（或陷入困境）、狼哺育（或拯救）英雄、英雄回归成为族群祖先（或取得胜利）”的典型情节来确定狼祖神话的内核的话，那么至少在关于罗马城建立的神话中，这种内核就已经成型了，而罗马城建立于公元前753年；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在记载波斯王居鲁士生平的时候，曾言及居鲁士的父母“为了想使波斯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由于特别的神意，因此便把一个说法传播开去，硬说他在被抛弃之后，曾受到母狼的抚养”^②，可以看到，在公元前6到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希腊世界，狼祖神话业已广为流传了。

殷国明在举了大量的文学实例之后，推断“狼文学”的流播是一条漫长的中西文化交接的路线：“‘狼文学’从北欧神话出发，在罗马神话中

① 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页。

②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4页。

发育成长，在东欧罗马尼亚等地转形为人狼，途经俄罗斯流传到东亚、西亚，演变为中国西域地区的各种狼的神话传说……”^① 在另外的场合，他以更为文学性的话语描述了“从罗马母狼传说到中国新疆《乌古斯传》之间辽阔的空间间隙”：“我们似乎能够设想，被驱逐出罗马神庙的那位狼魔，灵魂开始向遥远的边缘流浪，先后在东欧、在俄罗斯、在远东的众多文化文明原野上停留过，留下了自己飘忽的身影。”^② 毫无疑问，他让我们从横向上看到了狼神们在世界范围内逡巡留下的翔实丰富的文本链条，但是桀骜不驯的狼们是否会循规蹈矩地按照这种以时间为框架设定的单线传播的路线行走，以及个中细节，仍然值得商榷。美国人布鲁斯·林肯在其著述中这样写道：“对于印欧人而言，在所有强壮的食腐性动物中，狼看上去是最重要的。古字 *wlkʷo-，‘狼’实际上可以在数百个专名中找到它的反映形式，许多民族，如卢维人（Luvians）、吕底亚人（Lycians）、希尔皮亚人（Hirpini）、卢赛尔人（Luceres）、达契亚人（Dacians）、叙尔卡尼亚人（Hyrceanians）和萨迦·豪玛瓦尔卡人（Saka-haumavarka），其族名表明这些民族本属‘狼’。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安纳托利亚人和伊朗人中，各种狼人的故事广为流传。”^③ 亦可佐证狼叙事的“全球化”现象。为行文方便及读者对狼祖神话链有个大致的了解，特将西域狼祖神话链中的一些主要文本列举如下：

① 殷国明：《漫话狼文学》，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

② 殷国明：《西方狼》，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③ [美]布鲁斯·林肯著，晏可佳译：《死亡、战争与献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